



“毛妹”傅天琳的三元塔

□海清涓

编者按：今天(10月23日)是著名诗人傅天琳去世3周年祭日，本报特约她的同乡海清涓女士撰文以兹纪念。

1

泥巴湾离资中城区近，就在城东重龙镇，近得似乎只隔了一座资州大桥。泥巴湾不是一个遍地泥巴的村庄，泥巴湾干净清新，干净清新得像童话村。泥巴湾有著名诗人傅天琳，还有极富传奇色彩的唐明渡和双塔锁江。双塔指三元塔和仓颉塔，三元塔在沱江北岸，仓颉塔在沱江南岸。双塔是资中的历史文化标志，一方一圆，一白一黑，雄奇俊秀，英姿挺拔，隔江对峙，蔚为壮观。

陪我到泥巴湾的大姐观光赏花拍照去了，我在一棵开花的槐树下问迎面走来的白发阿姨：“阿姨，请问你知道著名诗人傅天琳的老家在哪里吗？”

扛锄头背背篓的阿姨停下脚步，没有像别人那样说不知道什么诗人，而是静静地看着我说话。我掏出手机，让阿姨看我和天琳姐一起采风的合影。

“这是毛妹，我的亲戚，我的老庚。”阿姨笑了，衣着朴素的阿姨笑起来那么和蔼可亲。“清明节毛妹一家回泥巴湾挂青，我送了毛妹一袋红苕，毛妹最喜欢吃泥巴湾的红苕了。”

毛妹?! 原来天琳姐的小名叫毛妹。

阿姨一边点头一边放下锄头和背篓，用手指着水泥路尽头。毛妹家的傅家花园在白塔坡下，站在塔门口就能看到。水泥路尽头是三元塔，原来泥巴湾的人把三元塔叫作白塔。阿姨说三元塔还有一个名字高山观塔，因附近有高山观寺得名。可惜，高山观寺已被毁。

我问阿姨可不可以带我去傅家花园，阿姨说刚下了雨路不好走，说傅天杰(天琳姐五弟)一家去成都了，家里没人打不开门。进不了傅家花园，能远远看一下也行，我退而求其次，疾步走向三元塔。

2

在三元塔守护站附近转来转去，看到的都是窗门没有塔门。阿姨追上来领我到杂草丛生的塔门处，塔门面江而开，难怪初次来泥巴湾的我一时找不到。朱红色塔门上三元塔三个遒劲有力的楷体，用青花瓷碎片镶嵌而成。三元塔始建于清嘉庆二十年(1815年)，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四方砖构文峰塔。三元塔一共7层，塔高约31米，下宽约6米，整座塔由五万块青砖构成。塔内有十块“联捷三元”特制青砖，分布在塔的不同位置，据说找到这些砖的人会有好运或者取得功名。

“那就是傅家花园。”站在塔门外，阿姨指着坡下有两棵桂圆树的农家小院。面朝奔腾不息的沱江，背靠高耸入云的三元塔，傅家花园不是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。出生在傅家花园的天琳姐，一定沾了沱江和三元塔的灵气。

我说要登三元塔，阿姨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然后摇头。我明白阿姨的意思，我这身长款复古打扮不适合登塔。为了登塔，我毫不犹豫地脱下白色高跟鞋，在蓝色长裙的裙摆上系了两个蝴蝶结，再把头发扎成一个高高的马尾。在塔门口合影后阿姨回家了，大姐被好姐妹叫到三元塔守护站旁边打麻将，我只好独自登塔。

从门高2.05米、宽1.03米的椭圆形塔门进入塔内，塔里一个人也没有，盘旋的踏道仅容一人上下，不禁有点胆怯。但又不甘心退回去，咬牙低头弯腰，用双手扶着中心柱慢慢攀爬回塔而上。每上一层，我都要停下来，站在圆形窗口四下眺望。

清末资州苏家桥七里沟的书生骆成驥，常常来塔上对着沱江读书，找出九块“三元”特制青砖，后来在光绪二十一年连中三元(解元、会元、状元)，成了清代唯一的四川籍状元。我没有在塔内寻找刻有“三元”字样的特制青砖，我一个小作者，考不上状元也不想考状元，我就想看看天琳姐小时候看过的风景。走走停停，登完59级踏道，双腿居然没有酸软的感觉。

3

伫立塔顶，举目远眺，水天一色，绿树青山，古寺古佛古牌坊，资中老城新城，尽收眼底。塔与山，山与水，构成一幅亦古亦今的水墨，醉了眼眸又醉心田。那一刻，觉得整条沱江，整个泥巴湾，整座三元塔，都是我的了。不，应该是天琳姐的。

往东边看，是沱江对岸的仓颉塔及右边的唐明渡古码头。往北边看，是一派祥和的田园风光，以及成渝高铁线。

仓颉塔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，系清代状元骆成驥之父骆文廷为纪念其子中状元而建。塔身为圆形，珠宝顶，砖石结构，共五层，高25米，石基高0.28米。以传说中的“造字圣人”仓颉为塔名，显示资中人杰地灵，文风鼎盛。

唐明渡这个古老的渡口，离资中东门十里左右，是连接成都和重庆必经的水路。据传安史之乱杨贵妃自缢后，唐明皇一路西逃来到泥巴湾，坐渔船从北岸到南岸渡过沱江，故号唐明渡。据史料记载，年少的张大干从内江到资中学画，每次都要在唐明渡码头坐船过江，每次都要在三元塔小歇。《古渡春波》画于1956年，是张大干的早期思乡代表作，也是资中古八

景之一古渡春波的最美图。

轻抚塔顶的黄葛树，想起天琳姐的《七层塔顶的黄桷树》：它在不断延伸的岁月/把孤独者并不孤独的宣言/写在天空……我仿佛看到傅妈妈一次次登塔望远，望重庆的方向，一次次想她远在缙云山果园种树写诗的小女儿毛妹。

江畔罗汉洞旁边那座农家小院，虽然又老又旧，但它依然是天琳姐的傅家花园。天琳姐的父亲傅乾钊满腹经纶为官清正廉洁，母亲林如惠品貌端庄系大家闺秀，当年的傅家花园，该是何等风光。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让年幼的天琳姐痛失慈父，让傅妈妈沦为普通农妇，让傅家花园变得面目全非。大姐傅文才读大学，二姐傅仲阳当兵，傅妈妈带着年幼的天琳姐和三哥五弟在三元塔下艰难度日。为了减轻傅妈妈的负担，刚参加工作的大姐把6岁多的天琳姐带到了重庆北碚歇马。天琳姐告诉过我，当年她是哭着坐绿皮火车离开资中，离开三元塔，离开傅家花园，离开傅妈妈的。

因为出身问题，15岁那年，从技校毕业花儿一般的天琳姐，被分到缙云山一处偏僻的果园。在果园劳动19年的独特经历，成为天琳姐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。天琳姐在果园一边挖土种树，一边写诗成长。诗集《绿色的音符》，让天琳姐以“果园诗人”的形象步入诗坛，一举成名，开始了长达六十年的诗歌创作生涯。天琳姐说：“诗歌就是命运，写诗就是写阅历，写人生。”因为崇尚真，64岁那年，天琳姐凭借诗集《柠檬叶子》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，成了重庆首个鲁奖获得者。

开创开元盛世的唐明皇，文韬武略两袖清风的骆状元，东方之笔五百年以来第一人的张大干，钟灵毓秀璞玉浑金天生诗者的傅天琳，都给泥巴湾留下了历史的痕迹。唐明皇李隆基到唐明渡，不只是一个传说。如果没有国画大师张大干，唐明渡会一直默默无闻。布衣状元骆成驥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，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傅天琳是中国当代诗歌界的重量级人物，人品和诗品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。

那天，靠着塔窗，选了些图片和视频发给天琳姐。正在开会的天琳姐非常高兴，“涓，你回资中，去泥巴湾登白塔了？涓，写了泥巴湾的诗要发给我看哈。”看到我和阿姨的合影，天琳姐更是惊喜不已，“天哪，这不是李桂芳吗？小时候我们一起登过白塔呢。”真是无巧不成书，在泥巴湾问路，都问到天琳姐的亲戚老庚了。

“就这样柠檬黄了/一枚带蒂的玉/以祈愿的姿态一步步接近天堂/它娓娓道来的黄，绵绵持久的黄/拥有自己的审美和语言”。在塔顶重温《柠檬黄了》，我突然发现，天琳姐的诗，已经融进了巍巍三元塔，已经融进了滚滚沱江。
(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副主席)

霜降读(外一首)

□海清涓

霜降，一根生锈的绣花针
一次次扎唐明渡北岸的泥巴湾
一次次扎我的末梢神经
没有更好的办法躲过霜降
没有更好的办法忘记你，那就登上三元塔顶
在黄葛树下，读你的诗
打开公众号链接
《一棵树》《不能没有树》《悼念一棵树》
《柠檬黄了》《塞团山问》《我的北碚》《让我们回到三岁吧》
一首一首地读，一行一行地读
一直读到永庆寺的钟声嘶力竭
一直读到一树塔罗科血橙泪流满面

99

从资中二桥到泥巴湾
背起《傅天琳诗歌99》
就是背起橙黄橘绿的缙云山
从童话路到守护站
抱紧《傅天琳诗歌99》
就是抱紧同饮一江水的姐姐
从塔外到塔内
打开《傅天琳诗歌99》
就是打开远方的远方
从塔底到塔顶
细读《傅天琳诗歌99》
就是细读99个天长地久的真

傅天琳(1946—2021)，四川资中人，著名诗人，中国诗歌学会原副会长、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、重庆新诗学会会长、《银河系》诗刊主编、重庆出版社编审。1961年毕业于重庆市电力技校，1980年调入北碚区文化馆，1982年调入重庆出版社。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傅天琳从事文学创作60年，著有诗集《绿色的音符》《在孩子和世界之间》《音乐岛》《红草莓》《傅天琳诗选》《傅天琳诗歌99》，散文集《往事不落叶》《柠檬与远方之歌》《天琳风景》等20余部。诗集《绿色的音符》获1983年全国首届优秀诗集奖，诗集《傅天琳诗选》获2003年全国女性文学奖，诗集《柠檬叶子》获2010年鲁迅文学奖。

2021年10月23日(霜降)，傅天琳因病医治无效，在重庆逝世。傅天琳的去世，是中国诗歌界、重庆文学界的损失。三年了，文朋诗友依旧悲痛不已，每逢霜降都会吟诗著文缅怀。



傅天琳(前排中)与朋友们在三元塔下合影